

中国历代名人丛书 羊春秋 主编



中国历代权谋家

邓立勋 李润英编著



K827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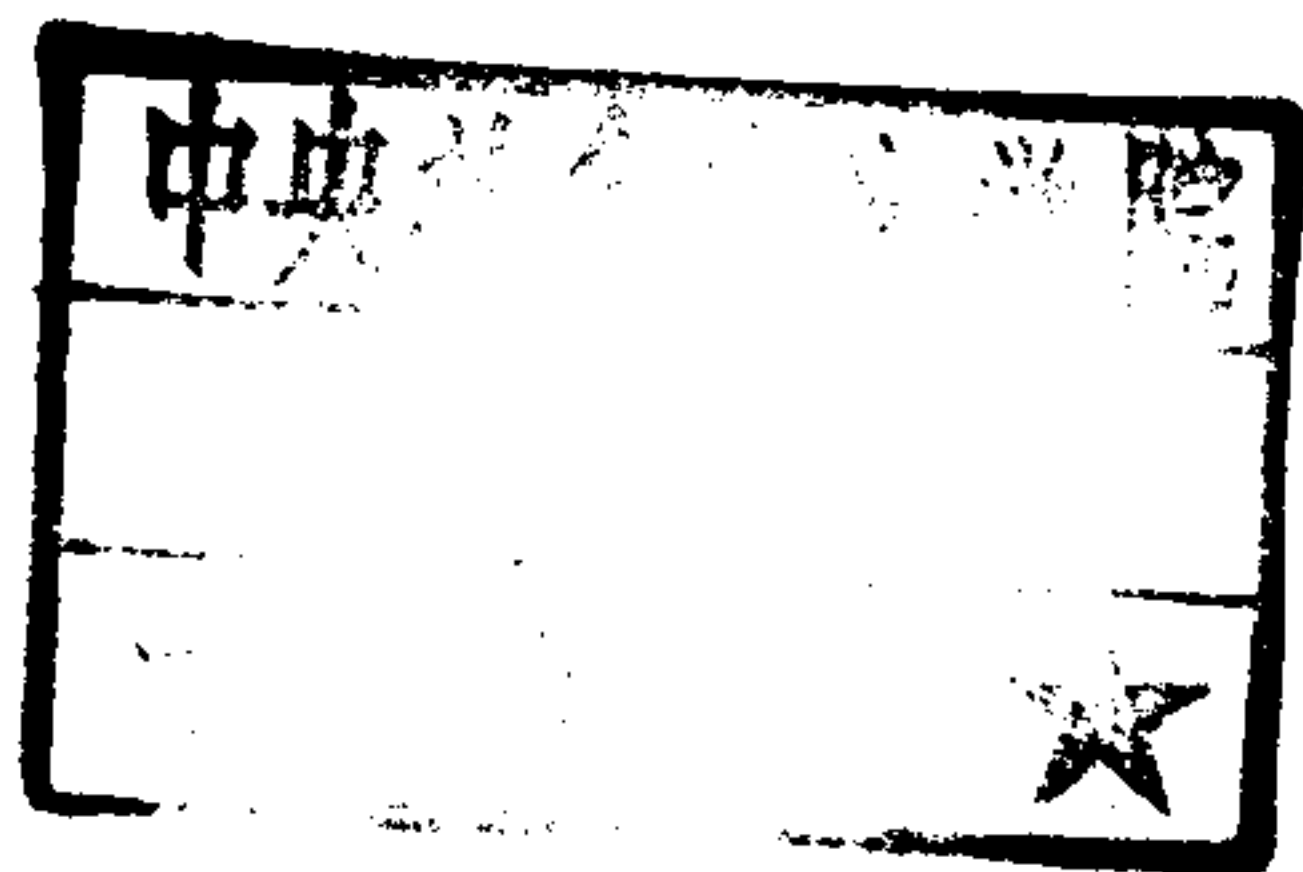
88/33

中国历代权谋家

主 编 羊春秋
副主编 刘东云
邓立勋 编 著
李润英



200318138



中国人事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9 号

中国历代权谋家

主 编 羊春秋

副主编 刘东云

责任编辑 刘东云 马艾林

封面设计 杨建英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6.75 印张 150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80076—166—5/K·007

定价:3.80 元

前 言

羊春秋

权谋，就是随机应变的谋略。人们把它叫做“纵横术”或“长短经”。《汉书·艺文志》称：“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是不能一般地反对权谋的。如果我们运用机变灵活的方法和手段，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使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去打击敌人，壮大自己，措国家于磐石之安，若吕尚之于周，张良、陈平之于汉，诸葛亮之于蜀，这样的运用权略、权术，足以促进历史的发展，当然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了。如果运用机智、诡诈的手段，去争权夺利，欺上压下，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用别人的白骨架设自己通向权力顶峰的桥梁，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一切以自己的尊荣、富贵、权力为出发点，像本书所写的那些虺蜴为心、豺狼成性的“权诈”们。尽管他们有的位极人臣，势焰弥天，任意诛杀，擅作威福，甚至觊觎神器，玩君主于股掌之上，如吕不韦、赵高、仇士良、荣禄之流，人们还会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断进行口诛笔伐的。有的弑嫡夺位，发动宫廷政变，让自己爬上九五之尊。即使在君临天下之后，采取许多政治的、军事的措施，使社会日益繁荣，国家日益强大，对

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如明之朱棣，清之胤禛，人们还是认为他们“得之不以其正，取之不以其道”，不能没有非议；至于隋之杨广，金之完颜亮，那就被看作狼子野心，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还有的入宫兴妒，蛾眉惑主，利用时君之绝痴，窃取当朝之大柄，残害异己，诛戮忠良，以遂其一己之淫欲，擅作一时之威福，如贾南风其人者，叫做“权宠”，当然是历史的垃圾堆了。我们为这些人立传，目的是为了揭露他们，鞭挞他们，还他们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莠草的幼苗象庄稼，彩色的顽石象宝玉，我们决不能把面似忠诚、心怀诡诈的家伙，看作自己的股肱，当作自己的腹心，让他睡在自己的身边，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然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权谋”既然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是人际关系、领导艺术、管理体制等方面所不可缺少的，所以“谈权言谋”，已经成了当前的热门话题。日本不是把我们的《孙子兵法》运用到波谲云诡的商业竞争中去了么？如果我们能以“正道”为经，“谋略”为权，来处理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和社会生活，也不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太史公说陈平“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善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因此，轻视权谋之术，忽视权略之学，只知墨守成规，不知通权达变，也是不可取的。这也是我们想要贡献给读者的。

1992年6月于湘潭大学之迎旭轩

目 录

吕不韦	(1)
用尽心机 一本万利居奇货	(1)
扶助新君 两代秦王在掌心	(13)
欲求脱身 岂料害人终害己	(17)
走投无路 自种苦果自家尝	(23)
赵 高	(25)
身处卑位 暗图转机	(25)
沙丘突变 矫诏废立	(28)
挟帝弄权 诛灭异己	(34)
诱逼成狱 腰斩李斯	(38)
指鹿为马 机关算尽	(42)
司马懿	(48)
司马懿的家世	(48)
在曹操身边	(49)
拥兵坐大	(52)
韬晦之计	(54)
谋诛曹爽	(57)
司马懿的政治遗产	(61)

贾南风..... (63)

贾家有女初长成 (63)

东宫初入试锋芒 (66)

南风烈烈卷宫帏 (70)

机关算尽叹途穷 (74)

杨 广..... (78)

杨坚与独孤氏 (78)

坦率与诡谲 (80)

谋夺东宫 (84)

血溅御屏 (87)

穷奢极欲 (91)

暴君的下场 (93)

仇士良..... (96)

攀龙附凤 看风使舵 (96)

甘露之变 反攻倒算 (99)

挟制皇帝 有惊无险 (103)

退职自保 面授“秘诀” (107)

完颜亮 (109)

弑君夺位 蓄谋已久 (110)

屠杀宗族 翦除异己 (116)

好色大王 败坏人伦 (120)

亲征南宋 被弑御营 (124)

朱 棣 (133)

萧墙内外 暗伏危机 (133)

觊觎皇位 韬晦应变 (136)

壹贰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靖难”兴兵	转战四年	(143)
铁血帝王	病歿征途	(158)
袈裟新换	袞龙袍	(162)
爱新觉罗·胤禛		 (166)
就学内廷	才华初露	(167)
覬覦皇儲	韬晦待变	(169)
整肃异己	稳权固位	(175)
密探遍布	独揽朝纲	(183)
密建皇儲	人亡政息	(185)
荣 禄		 (188)
智擒肃顺	拥戴两宫初听政	(188)
能屈能伸	用尽机关再出山	(191)
镇压维新	双手沾满志士血	(194)
签订条约	只要主子不要国	(199)

吕不韦

中国第一皇帝秦始皇嬴政，在历史上建立了极其辉煌的功业，但他的出身却始终是一个谜。照理说，他应该是秦国国君嬴氏的嫡亲血脉，可不少史书，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在内都明白无误地记载着他真正的生父并不是秦庄襄王子楚，而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也就是说，秦始皇嬴政是吕不韦与秦庄襄王王后的私生子。

那么，这位吕不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他是凭什么当上了秦国的丞相，并成为秦始皇的父亲的呢？

用尽心机 一本万利居奇货

吕不韦，生年不详，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 235 年），他是战国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出身于一个商人的家庭，父亲很会做生意，吕不韦年轻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在阳翟（今河南禹县）经商。由于吕氏父子头脑灵活，精明能干，贩运货物，贱买贵卖，不到几年，就家累千金，发展成为阳翟地方极有名气的大富豪了。

吕不韦在经商贩卖时，常常往来各国。一天，他来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只见人群熙攘，商贾云集，货物丰盛，异常热闹。吕不韦一边打听生意行情，一边东张西望，将邯郸城里的新鲜事物看

个饱。忽然，他看见人群中走来一位个子高高的少年，穿着一身布袍旧衣，却生得气宇轩昂，英俊不凡。虽然只是徒步行走，却显示出公子那种落落不凡的风度。不韦见了，暗暗称奇，忙向旁人打听此人身份。有知内情的告诉他道：“这是秦王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名叫异人。他是在秦赵渑池之会订约后，被送来赵国作人质的。近来秦国屡屡派兵侵犯赵国，两国关系很不稳定，赵王极为恼火，好几次都想杀掉异人，但因身边谋臣劝阻说异人本不为秦王所宠爱，杀了他并不能引起秦王的忧伤，相反只能造成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的口实，因此作罢。异人虽然幸免一死，但被赵王拘留在丛台，外出行走，随时有人跟着。且衣食不周，生活相当困顿。”

吕不韦一听，便已动心。他又进一步打听到，秦太子安国君年已半百，他拥有姬妾多人，共生下20多个儿子。异人的母亲叫夏姬，年轻时还有几分姿色，原是安国君一时高兴娶的，后来因年长色衰，便不被安国君喜欢，失宠已经多年。因此，异人在王孙一辈中地位低微，送到赵国来当人质的。目前安国君最宠爱的姬妾乃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的弟弟被封为阳泉君，他们在秦国有相当大的势力。但华阳夫人虽年轻貌美、地位尊贵，却膝下空虚，没有生过一男半女。吕不韦想，如果异人能认华阳夫人做母亲的话，就能得宠于秦太子安国君，一旦得宠于安国君，那立为储君也就不难了。吕不韦想来想去，越想越觉得异人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不禁叹道：“此奇货可居也！”

回到家中后，便问他的父亲说：“一个人如果去耕田，可以获得几倍的利益？”父亲答道：“可获十倍之利。”“如果去做生意呢？”父亲又答道：“可获百倍之利。”不韦再进一步问道：“如果他扶助一个国君登上王位，掌握江山社稷，可获利多少倍？”父亲听他三番五次地问，而且越问越离奇，不禁哑然失笑，但商人的头

脑还是很清醒精明的，便反问不韦说：“你从哪里去弄一个国君来扶助？只怕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哟，如果有这等好事的话，那成功后所获之利，就不只是十倍、百倍、千倍了，而是无数倍。不仅荣华富贵，自己终身享用不尽，而且子孙后代都能成为王公贵族了，比起做生意的商贾来，要好得多呢！”不韦听了父亲这番经验之谈，心中大喜，就决定在秦国的落难王孙异人身上做一笔一本万利的大生意。

主意打定后，吕不韦立即开始行动。他先想方设法接近异人。当时，赵王将异人安置在邯郸丛台，命令大夫公孙乾严加看管，名为馆伴，实则是加以控制。异人的行动既得不到自由，又被赵王削去廩禄，缺衣少食，出入无车，生活十分狼狈困窘。一想自己目前别说前途无望，就连性命都难以保全的处境，便终日唉声叹气、闷闷不乐。吕不韦决定先从公孙乾入手。撒开关系网，钓到大金龟。他首先以散金一百以结交公孙乾，然后凭着与公孙乾往来密切、交情甚厚的关系，得以接近异人。吕不韦见到异人后，假装不知道他的身份，对他客气异常，取得了异人的好感。

有一天，吕不韦喊了一桌酒席送到丛台，请公孙乾饮酒。酒过数巡，两人正谈得高兴时，不韦随口问起异人的来历，公孙乾便一一讲来。吕不韦道：“此处没有外人，既是秦国王孙在此，也算是一个人物了，何不邀他来席间同饮几杯呢？”公孙乾不好拒绝，便叫出异人，大家一同饮酒。席间，吕不韦一再找异人攀谈，两人谈得甚为投机。一会儿，公孙乾起身上厕所，吕不韦环顾四周无人，便附着异人的耳朵低声说道：“今秦王年纪老了，太子安国君继位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我听说太子所最宠爱的姬妾乃是华阳夫人，而能立嗣子的话，只有华阳夫人。殿下虽有兄弟二十余人，您排行在中间，又被派往赵国任质子，即使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那你也没有条件去和国王长子以及其他朝夕在父王身

边侍奉的诸子争王位呀！”异人一听，心中不禁暗暗着急，连忙问道：“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因为在秦国的历史上，一旦国王去世，诸王子及国王兄弟争夺王位的事情是发生过多次的。一般都是“先下手为强”的主动者取胜。异人对这些历史情况当然十分清楚，便急切请求吕不韦帮助他。吕不韦道：“目前情况虽然如此，但事在人为，殿下既与我交好，如信得过我的话，我愿为殿下出一奇计，照此办理，保管王位有望。”异人听后，当即起身离席，再拜道：“我今得遇先生，实乃三生有幸。想我孤身一人，衣食不周，陷此虎狼之境，虽名为王孙公子，生命却朝不保夕，实则比一般穷苦老百姓还不如呢！先生若能将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助我回国，立为储君，来日将报答先生的大恩大德。但不知先生出的是什么计策？”不韦道：“今华阳夫人虽以貌美取宠于太子，但没有子息，安国君百年之后，难以保持她的地位，这不能不是她的一块心病。殿下若肯投她膝下为子，取得她和安国君的欢心，那么立为储君便大有希望了。华阳夫人考虑到今后的利益，也会乐意这样做的。”异人道：“先生这个主意果然是好。但我目前陷此困境，无法脱身，且囊空如洗，又如何去做华阳夫人的工作呢？”不韦道：“此事不消殿下劳心费力，我虽然不算很富裕，但愿意以千金之资为殿下到咸阳（秦国都城）去活动，让安国君和华阳夫人救殿下还朝，并立为储君，只不知殿下意见怎样？”异人听说，感激涕零，顿首拜道：“照先生所说的去办就是。如果真能成功的话，将来得了王位，我愿与先生共享荣华富贵。”不韦连忙起身扶起异人。

两人刚刚就座，公孙乾就进来了，询问道：“你们刚才在谈论些什么呀？”不韦道：“我向王孙打听秦国的玉石价钱，王孙回答我他也不太清楚呢。”公孙乾也不疑惑，又命仆人洗盏更酌，三人再饮了一巡，才尽欢而散。此后，吕不韦便与异人经常私下相会

密谈，他交给异人五百金，嘱咐他用钱结交宾客，买通左右监守人员为回国准备条件；自己又用五百金买了些奇物异宝，然后别了异人，来到秦国都城咸阳。

吕不韦到了咸阳后，打听得华阳夫人有个姐姐也在这里。于是，他先用钱买通她家的仆人，求其通话于主人，道：“王孙异人在赵国为人质，他日夜想念华阳夫人，希望能有机会尽尽自己的孝道，今托我专程来咸阳致意。这里带来了点小小的礼物，也是王孙敬奉姨母的一点意思。”说完，又将金珠一盒献上。仆人将金珠及不韦之言转达给夫人之姐。其姐非常高兴，便出来接见吕不韦。对不韦说：“谢谢你为我带来了珍贵的礼物，这虽然是王孙异人的一片心意，但也有劳贵客从远方专程送来。如今王孙一人孤身在赵国，怪可怜的，不知道他是否也时常想念起故国来？”不韦回答说：“我正住王孙公馆的对面，两人交往很密切。他常常向我诉说自己的内心苦衷，所以我很了解他的心事。他因在那里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所以十分想念父亲和华阳夫人，常常对我说：自己小小年纪便失去母爱，夫人便如同嫡母一般。因此很想回来侍奉夫人，以尽做儿子的孝道。”

华阳夫人的姐姐听了，不觉有些心动，颇为关切地问道：“王孙近来还安好吗？”

不韦答道：“只因近来秦兵经常伐赵，惹怒赵王，他好几次都打算杀掉王孙以泄愤，亏得赵国臣民纷纷保奏，王孙才幸免于难，不过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下去了，所以思归故土的心也越来越迫切。”华阳之姐奇怪地问道：“异人乃是秦国的王孙，那赵国的臣民为何又纷纷保他呢？”不韦见他渐渐入了自己圈套，便趁机将异人贤良忠孝的品质又褒扬了一番，说：“夫人有所不知。只因王孙为人忠厚孝顺，贤德无比，实在令人敬佩。每逢其父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的寿诞以及元旦、每月朔、望之后，他都要斋戒沐浴，

向西焚香朝拜，祈祷父亲及华阳夫人安康长寿、无病无灾。王孙所为，赵国上下无人不知。再加上其人又极为好学，讲究修业进德，常常交结诸侯宾客，所以天下都称赞他的贤孝。一旦听说他有危难，便纷纷出来保他。”说完，又将大约价值五百金的金银珍宝献上，说：“王孙这次虽不能回家亲自侍奉父亲和华阳夫人，但托我带上这份薄礼聊表孝心，敬请夫人代为转达。”华阳之姐收下礼物，即命门人以酒食款待不韦，自己随后就带上异人所献之礼物去见华阳夫人。夫人看见这些珍玩宝贝，满心高兴，以为异人真的在日夜想念自己，便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这时，华阳夫人的姐姐回家来向吕不韦复命。闲谈之中，不韦假装不经意地问道：“华阳夫人有几个儿子？”其姐答道：“没有儿子。”不韦便道：“我常常听得人们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现在华阳夫人虽然很得太子的宠爱，但是没有儿子，那今后的地位也是很危险的呀，最好是在诸王孙之中选择一个贤孝的立为夫人的嗣子，一旦太子百年以后，嗣子继立为王，那夫人就永远不会失势。现在异人既然很贤孝，又愿意依靠夫人膝人，夫人如果将他立为嗣子，那就终身都有靠了。”华阳之姐便将吕不韦这一番话复述给妹妹听，夫人听了也正合己意，便私下存了立异人为嗣子的心。

一天晚上，正当华阳夫人与安国君饮酒作乐，玩得正高兴时，她突然满面愁容，继而两行珠泪滚滚而下。安国君见状，很是奇怪，忙问原因。华阳夫人答道：“臣妾今天有幸得到太子您的宠爱，是多么地快乐。但老天没保佑我生下子息，恐怕在太子身后将失去依靠，任人欺负，那时的日子就难过了。一想到这些，我就禁不住乐极生悲，忧虑满怀了。”太子安国君听后，虽然也勉强安慰了华阳夫人几句，但也不得要领。他尽管发誓自己在有生之日永远不负夫人，但身后之事也难以保证。不禁也长吁短叹，无计

可施。过了半晌，夫人开口道：“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当言不当言。”安国君叫她只管讲来。夫人道：“我听说您的儿子中以异人最为贤德，他在赵国作人质，来来往往的人都称誉他。如果能使异人成为我的儿子，立他为嫡嗣，那臣妾就终身有靠了。”安国君听了，默然无语，拿不定主意。最后，终于经不住夫人的水磨工夫，就答应立异人为嫡嗣。夫人还怕安国君翻悔，就让他刻符为信。安国君只得命人取过玉符，在上面刻下“嫡嗣异人”四字，然后一剖为二，自己与夫人各藏一半。夫人当下又问道：“今异人在赵国为人质，你准备如何设法将他弄回来？”安国君说：“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去向父王请求吧。”

但是，当太子安国君亲自去向秦昭襄王请求的时候，事情却不那么顺利。昭襄王恼怒赵国，打算强力攻赵，他丝毫没有向赵国讲和讨回异人的打算。吕不韦得知消息后，只好又想办法。他打听得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很受宠幸，势力很大，就去游说阳泉君。这次他并没有使用金钱财货，而是对阳泉君晓以利害。吕不韦说：“你们已经死到临头了，难道还不知道吗？”阳泉君大惊失色，问道：“为什么？”吕不韦分析说：“现在，你们一家人都官居高位，享受优厚的俸禄和特权，骏马盈于厩中，美女充满后庭，既富贵又显赫。但这些都是倚仗大王的势力取得的呀。大王如今年事已高，一旦百年之后，那你们的命运就难免不危如累卵了。可叹那生命连朝生暮落的木槿花还不如，怎么说不是死到临头了呢？”阳泉君听了吕不韦这番话，感到问题确实严重，就连忙问他讨教解决问题的办法。吕不韦不慌不忙地说：“我倒有个主意，可以使你福禄绵长、富贵永远，地位如泰山般稳固。现在王孙异人在赵国为人质，他已被太子承认为嫡嗣，将来王位肯定是要为他所继承的，但如今陷在异国他乡，不得回来。您如果能说动大王让他回国，那么今后太子和王孙都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您的

地位也可以千秋永固了。”阳泉君明白了吕不韦的意思，他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也到秦昭襄王那里去做工作，昭襄王敷衍说：“只等赵国向我们提出议和，我就迎接异人回国。”

秦太子安国君得知昭襄王对迎异人回国不甚热心后，就又找吕不韦商量新的办法。不韦道：“太子如果真的坚决立异人为嗣，那我也不惜千金家业，去贿赂赵国的当权人物，尽最大努力将王孙救回国。”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听到吕不韦这样愿意解囊相助，便也马上拿出黄金三百镒交给不韦作贿赂赵人的经费，当下又预拜不韦为异人的太傅。不韦临走时，又托他带话给异人：“归国相见只是早晚的事，只消静心等待，不必过于忧虑。”不韦回到邯郸后，见了父亲，将自己这番经历打算述说了一遍，父亲大喜，连连称赞他的眼光、心计远在自己之上。第二天，不韦备下厚礼去见公孙乾。等公孙乾走开后，便与异人单独接触。他将自己这番去咸阳活动的经过一一叙述，又转达了太子及华阳夫人的嘱托问候，然后将黄金五百镒及衣物财货等献上，异人也大喜过望，连声称谢，对不韦说：“衣物我留下，黄金财货请先生收去，如果有需要用钱的地方，任凭先生花费，只要救得我回国，我就感恩不尽了！”

当下吕不韦收了黄金，告辞异人，来到家中，回顾自己这番扶助异人立嗣的生意做得很成功，越想越洋洋得意：异人将来必为秦国君主，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自己将来以太傅兼功臣身份，享尽荣华富贵，也是不成问题的了；只是自己在这番生意中，既然下了这么多本钱，是否还可获得更大的利益呢？长年的商人生涯，使吕不韦有着一套特殊的经营之道，他的算盘越打越精，胆子也越来越大，他要通过血缘的纽带把自己的命运和秦国王继承人连结在一起。于是，他在为异人花钱打点，广交宾客的同时，也着手安排异人的婚姻。他先在邯郸如云的美女中物色了一

位姿色特别出众的赵姬，以重金取得她的欢心并与之同居，等到知道她怀下自己的孩子后，便隐瞒怀孕的情况，把她送给异人。吕不韦的如意算盘是：“赵姬到了异人那里，如果能生下一个男孩，那就是我的亲生骨肉。今后这个孩子承嗣为秦王，那嬴氏的天下，也就归了我吕家。如此这般，也不枉我倾家荡产苦心经营做下的这笔生意。”

吕不韦打定主意后，便进一步策划赵姬与异人相见。他先请公孙乾和异人来家中饮酒，席上摆满了山珍海味，醇醪佳酿。三人举杯畅饮，甚为融洽。酒至半酣时，不韦忽然开口道：“有酒无乐，终究扫兴。鄙人新近纳得一姬，颇能歌舞。此刻唤她出来。为贵客劝酒，如何？”二人皆道好。当下就有两名丫环，扶着赵姬出来。不韦命她拜见贵客。慌得异人与公孙乾连忙还礼。接着，吕不韦又命赵姬手捧金杯。为他二人祝酒。待杯奉到异人面前，异人抬头一看，只见她杏脸桃腮，唇红齿白，两弯柳叶眉，一对丹凤眼，果然生得十分妖娆妩媚。赵姬敬完酒，便舒广袖、启朱唇，在酒筵前边歌边舞起来，真个如游龙戏水，弱柳扶风，一种袅娜风流，不由得异人不目乱心迷，神魂颠倒，心中暗暗赞叹不已。赵姬舞罢，吕不韦又命她再次斟酒劝客，二人皆一饮而尽。赵姬又频频劝酒，宾主三人都尽欢尽兴，喝得很痛快。等到酒宴散后，公孙乾早已酩酊大醉，如同一团烂泥瘫在席上。这里异人却不能忘情于赵姬，他仗着与吕不韦交情极厚，便借酒装面，向吕不韦请求道：“我现在孤身一人，羁留异乡，十分寂寞。希望先生同情我的处境，将刚才那位美人赏我为妻，我平生之愿足矣。只不知她身价多少，先生尽管开口，我一定如数奉纳。”

吕不韦听异人一讲，便假装生气道：“我本是一番好意请你二人来家饮酒，甚至不惜唤出自己最心爱的姬妾来为你们助兴，以表我的诚心敬意，岂料你动了夺我所爱的念头，真是太没道理